

■ 新作聚焦

熊育群长篇小说《金墟》:

《金墟》的难度、深度和维度

□ 陈福民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金墟》是一个特殊的新的文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它,单就小说层面来说,它设置了双线结构,一个是人物,主角有两个,司徒文倡和司徒誉,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他们一个是民国时期从广州回家乡建城,一个面对一座古镇,如何使之重新振兴,这便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国家行为。作为镇长,在商业资本注入时,司徒誉投入了对古镇的征收与开发,这是一条明线。

另一个跟他并重的线是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的叙事,这两个家族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去了北美,他们远渡重洋心系桑梓,很多人又回来了。正是这些具有海外经历的人给近现代中国注入了非本土的元素。吊诡的是,恰恰在这里,中国人的宗法与血缘的力量得到了充分表现。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双向互补,折射出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写出了华侨的缘起和历史。

小说里这两个元素互相关联,密不可分。我相信熊育群写司徒氏、关氏、徐氏有相当大的历史真实性,小说创作于此无疑面临着很大的叙述难度。事实上,他被大量的历史材料迷住了,那个宗族的,宗法的,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以及在民国史上,民国早期的行政建制如何借助这些家族的力量,同时又怎样被家族力量裹挟……这种特别丰富的元素,一定迷住了熊育群。为什么说他面临叙事难度?以司徒誉的古镇征收开发这条线索来看,其中涉及当下的形势、经济状况、文化环境、现实的利益纠葛……怎样把它们结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对后一个线索进行虚构性处理?这种写作很有难度,非常考验人。

但我们看到,熊育群在面对小说叙述层面的困难时,解决得相当好。我们会被那种厚重的家族、历史的诸多元素迷住。我们不会特别纠缠在北美司徒氏和关氏的矛盾,他们有着不同的商业取向,在中华民国早期,受到孙中山以及早期欧美劳工运动潮的影响。在中国和美国的劳工潮中,司徒文倡、司徒文冲兄弟俩作为代表,他们站在劳工立场的行为,使得小说带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显然,这种思潮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整个世界,在史实的某些层面和虚构经验的结合上,作者利用这两个家族,使得小说处理得非常理想,颇为精彩。

在史实和材料部分,熊育群下的功夫很深。我在阅读的时候经常被牵引、被感染。过去的侨乡,中国近代海外移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讲述当中,特别是现代史的讲述当中,因为陈嘉庚的影响力,我们主要讲的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侨乡福建。但现在,我们看到了《金墟》中的开平、台山等五邑地区,以及广东沿海更为广大的侨乡,那些无名的、没有被记录的历史。读《金墟》让人震撼,我们不必纠结内容上非虚构与虚构的“比例”问题,首先它是非常好的小说。我还想强调,在史实与材料、在被遮蔽的无名历史层面,这些被揭示出来的史实,显示了熊育群的特殊贡献。广东作为一个华侨

大省,这里的人们故事将通过小说引发广泛关注。

除这两个并重的线索之外,我们看到作为小说家和思想者的熊育群,在写作中注入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现实的诸多反思、忧虑,这种反思非常多。譬如司徒文倡回家乡建城,遭遇的是两大家族利益的争斗,红衣大炮都用上了。面对的问题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土地不能确权。熊育群在这里写到了中国的近现代革命,最终面对和最终要解决的都是土地问题。小说中司徒氏和关氏在修堤中的明争暗斗,在家族图书馆建设中为家族荣誉争高下,还有各种产权的争夺,反映的是清帝国崩溃,民国的行政管理不能到位,民国作为一个初创的现代国家有其名而无其实,它在行政制度上大面积、大幅度地向宗法制度妥协——土地不能确权,相关利益必须要靠宗法力量去支配。熊育群在这方面是有思考的。

到了本世纪初,司徒誉开发古镇,尽管是强大的资本注入,达到百亿元,但深入进去后,发现宗法与家族的毛细血管依然还在,最后体现在图书馆和祠堂的征收上,矛盾极其复杂。这里包含了熊育群作为写作者和思考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制度难题的深入思考和忧虑,而这些都是坐在家想不出来的,得益于他两三年的时间深扎于古镇。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两脚带泥、深度参与当地的生活,这成为他的小说写作可靠的经验基础。

《金墟》写了很多人物,有一些人物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司徒誉作为当代的一个官员,他对做事与当官的取舍,忍受分居,遭遇各种难题,险些成为裸官,后来还被纪委监委约谈,谈话很有侮辱性……经历这么多磨难,他依然

“《金墟》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经验,特别是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小说深入表现了宗法制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改革的困扰。”

初心不改。这种初心不改除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之外,还有他对土地和人的热爱,这个“热爱”不是空洞大词,而是真正的热爱,是两者有机的结合。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基层干部在改革开放制度创新过程中承担的政治风险和道德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靠谁来推进的?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说,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必须要靠基层干部。过去我们讲牺牲的时候总会说到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没有什么保障,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基层干部牺牲,其实不仅是基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企业家,他们有事业心,对国家有信心,肯于奉献。司徒誉的遭遇就表征了这个事实。也许作者并非刻意去写这一点,但它是一种客观现实,所以能够引人深思。

《金墟》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新鲜的经验,特别是在历史材料的处理上,小说深入表现了宗法制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宗法植根之深,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改革的困扰。作为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熊育群显然拥有了一种令人羡慕的综合写作能力,他可以处理相当多的题材和叙事元素,小说因此包含着历史难度和思想深度。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挑战与超越

熊育群

■ 创作谈

2019年9月,我到江门体验生活,先是住在开平市塘口镇仓东村,后来搬到了升平村的升平墟,这一住就是近两年。开平是侨乡,到处可见碉楼,是世界文化遗产。

两年前我来赤坎古镇采访,创作了长篇散文《双族之城》,其百年变迁史可以折射出中国近现代甚至世界大历史,更难得的是古镇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家世界的公司正在开发它,古镇摇身一变,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旗舰项目。它无疑是乡村振兴独特的样板。这一次来“深扎”,就是以它为原型,创作一部属于粤港澳大湾区侨乡振兴的长篇小说。

古镇建筑大多是华侨的房产,屋主已数代更替,他们的后人散居世界各地,镇政府开展房屋征收,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牵涉到利益、家族情感和历史文化传承诸多因素,各种诉求与纠葛层出不穷,这里不只是一个利益相争的平台,还是人性展示的舞台,乡村振兴的实验场,新旧观念碰撞,记忆与传承、发展与守护、过去与未来、推陈与出新等等,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

赤坎古镇是一座家族之城,司徒氏和关氏南宋时自中原迁徙而来,世代在此居住。明代关氏参与了上川岛海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清代,两族在潭江边开埠,他们以一条塘底街为界,建起了赤坎墟。鸦片战争后,有人到美国西部淘金,又修建太平洋铁路。他们赚钱后回家乡建起了这座欧陆风格的城镇。

我采访先从征收者、被征收对象开始,切入当下的热点,甚至参与征收,调解了一个最尖锐的矛盾。

华侨在这部小说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海外华侨是我采访的重点。“深扎”前,我去了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深入华侨家族与家庭走访,登上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寻找留下华侨足迹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

古镇要重现昔日风采,民间工匠的手艺我得了解,于是,我蹲在工地上看砌匠砌砖、拼图;找到灰塑大师,徒手爬上屋顶,看他在屋脊塑出花鸟虫鱼;又远寻窑址,在白沙水边废弃又修好的窑里,观看烧窑……

华侨与大海紧密相连。台山面海,是我另一个深扎地,这里是华侨最早出洋的地方,当年华侨从广州码头上船,飘洋过海,走向世界。我多次到广海镇、川岛镇采访,在上川岛发现了道光初年乘帆船到美洲的甘泽浓,他最早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一百多年前,一批渔民驾着9米长的渔船横渡太平洋,堪称世界航海壮举。我寻找他们当年出发的地方。横上有方济各墓、花碗坪,我向当地专家了解宋元明清时期通商情况,造船史、航海史等,还到鲲鹏渔民村渔民家做客,跟渔民海上捕鱼。

在升平村,我跟村民交上了朋友,我们无话不谈。我的脚摔伤了,有人到镇里给我买药。一次重感冒,有人找关系连夜给我送来进口药。深夜采访回来,有人送来自做的鱼羹、点心。有个业余爱好养蜂的餐馆老板,多次采了蜂蜜送我。晚上散步或是喝茶的时候,他们给我讲村里和碉楼里发生的故事。祖宅村、上塘村婚嫁喜事请我喝喜酒,丧事我也主动去,新房奠基,晚上的净土仪式我从头跟到尾……

在外采访,有时饿了吃饼干,有时跟和尚吃斋,有时在采访对象家里吃饭,到食堂就餐,我常常披星戴月而归。我的采访记录有40多万字,收集了千余万字的资料,书报刊堆满了书房。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写作生涯中最大的挑战。首先是要不要用真实的地名、家族名、姓名、事件……如果不用,会失去很多精彩的内容——家族的迁徙史、众多的名人与传说,赤坎独有的传奇包括地名所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它们无可替代;而小说求“真”的品性、真实的气息也难以形成。但如果用,麻烦很多,如何处理小说与现实中和人、事的关系,我可能会被卷入现实的矛盾中,譬如两大家族、征收、镇政府班子中的各种矛盾,都会对号入座,还有牵涉的史料、历史与现实事件都不得有误,需要做大量严格的考证工作。再者,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又将如何处理?

我想,地理、地名、家族、真名实姓人物、主要历史与现实事件遵循真实性原则,但情节、非真名实姓人物则遵循小说创作规律。

这样的设定偏离了我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的追求。百年赤坎非常魔幻,但是不是要用魔幻手法?我想,赤坎历史和现实的勾连如此梦幻,如果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魔幻反倒失真了,缺乏力量感。要是以写实风格写出魔幻,也许更加震撼人心。我想到库切的《耻》,它写得极其逼真,同时小说味又十分浓郁。我想尝试把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这对虚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让虚构无迹可寻,让小说真实得像非虚构作品,还要确保它纯正的小说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与历史,小说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我写的内容需要现实与历史结合,时间跨度一百多年,甚至延伸到了几百年,空间从东到西,两大家族牵涉的人物众多,还有家族之外的传奇人物、参与开发的镇政府与两家公司……但我并不慌,我对自己的写作是有信心的,就跟万物生长一样,自有它生长的规律,我要做的便是随物赋形。

我先设定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考虑把场景设定在民国初期建城和当下古镇旅游开发;海外相关的地方则选择旧金山,相对应的,旧金山也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百年前的,一个是现在的。两个家族则以司徒氏为主,关氏为辅,徐氏作为补充。人物主角一个是民国时期建城的司徒文倡,一个是现任镇长司徒誉,前者是后者的曾祖父。两者所处不同时空,小说中他们以偶数章与奇数章交替出现,彼此象征、印证、呼应与对话,在一种轮回中表现人类一些生存的真相,传承着一种精神,特别是时间让死亡呈现,命运也获得了清晰的肌理。

两人相隔近百年,如何转换和连接?按家族生命递延的线性时间显然不行,时空必须跳跃和压缩,于是,司徒不徒出现了,他是一个结构性人物,也是百年历史的象征人物,连接起了赤坎的历史。

长篇小说不同题材创作手法完全不一样,几无经验可循。从前我写小说没有写过大纲,这一次写起了大纲,但只是简单的设想。我又把重要的事情列进来,还有人物关系甚至一些写好的段落也以小字放在里面,大纲乱得只有我能看明白。思路是在写作中渐渐清晰的,小说完成稿与大纲有很大的差异,无论人物还是情节甚至语感,它们都有自身的逻辑,人在哪个山头就唱哪个山头的歌。

进入创作,我在大雁山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与蛇虫为伍。小说从赤坎古镇旅游开发切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在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宏大时空与地理中,由两大家族代表人物展现出全球视野下的传奇人生与生活、家国命运。小说既书写中华文化传统的赓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又挖掘民族性和人性之光,家族的历史、古镇的历史、华侨的历史,甚至广东、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交融一体,风云变幻,致力写出它的史诗性。

写作是一个既实向虚的过程,我一连写了三稿,无数次修改,很多东西需要舍弃,痛苦不可言状。直到完稿写下日期,时间刚好一年。我发现自己的头发熬白了。

■ 第一感受

重构时间的底片

□ 老贺

去年我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此刻,只要打开一扇窗户/我身体里就有一只鸟/飞向往生。”宁肯的小说《黑梦》就是从他精气神儿里飞出一只鸟,里面有一种久违鲜活的残酷。

亲情总是美好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家庭,温情是最后的防线,但是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黑梦一家的组合本身就很有趣,老爸刚果是蹬板车的临时工,哥哥黑雀儿是这一带的流氓头子,娘是疯子,黑梦是个侏儒。这种组合是底层中的底层,荒诞中的荒诞。刚果骑着三轮车率领着一家人满世界捡破烂,像大篷车,像马戏团。小说这样写道:“以至我时常怀念我们一家四口坐着刚果的三轮车满大街捡破烂儿的‘马戏团’情景。”哥哥黑雀儿“一咬成名”后,家庭秩序打乱,黑雀儿拿着军刺制服了老爸刚果,用手掐疯娘的脖子,把黑梦吊起来三天三夜,而疯娘看着吊起来的黑梦像一只活物却又不给他喂食。宁肯管这种现象叫“史前”,就是无序、混乱、荒唐。文明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秩序、一种规则,再粗暴的规则也会给人以安全感,有一种可预知的边界。比如爸爸打孩子,再野蛮,再不讲理也还维系着长幼有序一点卑微的血缘伦常。而孩子打爹骂娘则是人伦颠倒,是一种近似疯狂的虚无。然而,仅仅在50年前,在北京的某些家庭中不留神就打破了文明的基本元素,显现出逼真的“返祖现象”。

很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这种无序、混乱、扭曲、荒诞是在一个侏儒的眼中产生的,既现实又超现实。小说中黑梦自己形容自己:“大脑袋,四肢像藕一样,也像是从垃圾站捡到的粉色的胳膊腿可以转动的布娃娃。无疑,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中,黑梦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家庭赤贫,侏儒。黑梦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人类,常有这样的自嘲:“我怕什么?黑梦什么也不怕,又不属人类。”“从来没人像我进化得这样艰难,痛苦,混乱,哪儿是进化,正相反,是返祖。”但也正因为如此,侏儒黑梦获得了一种“非人”的视角,一种更为自由冷静的视角。在侏儒眼里,“人类”是一群可笑、卑微、荒诞的物种,行文中常有这样目光:“刚果的中山装像寿衣”,“疯娘也穿上了褐色新衣,脸还是没洗,新旧映衬下同样有馊像的味道”,“疯娘花白的长发挡住整个脸,不知多久没洗脸了脏得板结,以至很有质感,像金属一样迷人甚至恐怖,一如街头很脏的雕塑在笑”。虽然偏激,但某种意义上更接近真实。

黑梦选择在房上生活,是远离“人类”的具体体现,小说的女一号七姐第一次见到黑梦就是在房上。北京平房的房顶独成一个世界,是另一个北京,是同一个空间的两个维度。黑梦与七姐在房上奔跑着,从琉璃厂

经过菜市场、虎坊桥、达智桥……我的阅读跟着他们的影子,想象这个奇特的“非人”的世界、猫的世界和鸽子的世界。“我们在濛濛的雾气中奔跑,猫和鸽子还有少数的麻雀都奇怪地看着我们,或奔跑或惊飞,没人打破它们的世界,但七姐才不管它们。也不管侏儒黑梦是否跟得上,某种意义上说我倒觉得七姐更接近动物,她那样喜欢奔跑,马鹿似的奔跑。”“我们在黄昏的房上奔跑,在无垠的视野,在午后,在早晨,在雨中,在掠过一切使一切更接近海浪的风中奔跑。”

七姐是个“圈子”,这是北京六十年代形容女流氓的名词,也可以形容“不正经”女中学生,很有年代感。“七姐是米黄色尖领外套,仍属国防绿色系,三个棕色馒头扣也属仿造,要是真的就好了,鸡腿儿裤子一看是自己改的,同样男性化。唯独片儿鞋一看是女的,与麻雀般的耳有种一致的东西。”“她停下来淡淡地看我一眼,抽出一支烟,给我一支。”七姐的语言、形象、动作、思维非常符合那个年代“圈子”的身份。其实也就是十六七岁的女孩,自然也具有普通适龄少女的一面,比如单纯、善良、叛逆、热爱自由。当七姐发现自己被黑梦的顽主哥哥黑雀儿“带着”后,别的男生、街头的混混都不围着自己转了,自己成了无人搭理的家寡人,发现原来是黑雀儿作祟,非常愤慨,回身就指着黑雀儿的鼻子大骂:“滚一边儿呆着去!”为报复黑雀儿,无奈的七姐就去找黑梦玩,黑雀儿知道后把黑梦吊了三天三夜,七姐过来解救黑梦,七姐走后黑雀儿又把黑梦吊起来,几次反复,最后七姐干脆每天上学前来看解下黑梦,在七姐决绝的逼迫下,黑雀儿只得放弃。

房顶上的阁楼是小说的高潮,如果无垠的房顶是魔幻的海洋,那么阁楼就是一个梦,一个始终在文字里没有醒来的梦,只属于70年代的“黑梦”。“那时视野碧波万顷,有稍高出海平面一点的东西就打眼。广袤田野上的机井房也类似。阁楼不朝院子,在两个连体房脊之间的一侧斜面上凸出来,同样有个小屋顶。屋顶为三角形,下面是两扇窗或门,被两道黑X字形的宽木条封死。里面全是书,各式各样的书,简直是图书馆的局部。”其实这里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宅,带阁楼的独院。而这对于住在大杂院的又没有见过世面的平民孩子来说,相当于一座宫殿。另外,在那个文化荒蛮的年代里,满屋子书几乎是一种奇迹,甚至一种幻觉。他们把奇遇的“宫殿”叫做墓穴,墓穴这个词很有镜头感。一是从房顶下进入的,二是屋里的一切布满了灰尘,光线灰暗,寂寂无声,像是包了一层岁月打磨的浆。在那样喧嚣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秘密的天地,不仅可以忘了世界,也被世界所遗忘。所以,七姐

与黑梦像守护宝藏一样守护着这个“洞天福地”。此时,这部小说已从青春残酷进入到梦的寓言。

宁肯形容阁楼是墓室,是下沉的船,是水底世界,准确而诗意。黑梦与七姐在墓穴里各得其所,黑梦喜欢书,七姐迷恋旧式家具。“我太渴望墓中的书了,特别是那些书架上的书,只挂了不多的灰尘,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书脊都能看……突然找到了《包法利夫人》!然后又看到了《一零一夜》《上尉的女儿》《复活》《罪与罚》《战争与和平》《山海经》《史记》《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书对于黑梦而言是世界中的世界,梦中之梦,是孤独的进化与退化,是“非人”对人的隔绝。而七姐在阁楼的下一层痴迷一张老式雕花红木大床。自然,一个女孩喜欢房屋与好看的家具是很平常的事。七姐竟然拿出了一块抹布擦拭那张红木大床,大床也一样在“水底”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圈子”,一个抽烟、骂街的女流氓,一个北京底层家庭的丫头片子,在一个灰暗的、洒满灰尘的“墓室”里安静地擦拭雕花老床与各种没有见过的家具。不是擦一次,是一遍一遍无声地擦,像旧时代的幽闭的女子孤独地做着女红。粗鄙没有了,暴力狰狞没有了,换来的是女性温柔与静雅的苏醒,对美的惊叹与臣服。

《黑梦》是宁肯中短篇小说集《城与年》中最后一部中篇。《城与年》里的九篇小说都是以作者原生态的少年经历为素材。所以这部小说集也可以合成一部长篇。《黑梦》是全书的高音部份。当宁肯以40年的写作经验与40年的内心酝酿,回到书写人生的底片时(童年综合体验),终于找到了侏儒的视角。这个进入非常重要,作者通过这种特殊而开放的他人视角顺利地回到了“少年现场”。像“灵堂,遗像,中山装像寿衣,板结的脸像脏河开化,疯娘说唱如同永恒”等,这样的词语就自然长出了魔幻的翅膀,这是属于这部作品中独有的词语,这些词语既符合黑梦的身份又贴合时代的气质。

对于《黑梦》这部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比如说是时代隐喻小说、残酷青春回忆录、畸形爱情之梦、本土的魔幻现实主义……我无意于将这部作品归类与定性。我更想说,它是一个开放而生长的文本,这里的生长有两层含义:第一,这部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40年的积淀中生长出来的;第二,它可以进入任何时代的“当下”,甚至与你当下的阅读一起“生长”,它是活的,它在你的阅读中慢慢孵化出血肉,面目清晰。在新的叙事里,语言与结构相互撞击,能指超出了所指的边界。或者说,此时,能指即是所指,还原即是重构。